天涯诗海

渡口

■ 周 童

城市边缘处
最后的村庄
在那里,郁结成一串无音的歌赋
阳光俯瞰着渡人的码头
目光剥离了崭新
锈迹斑斑
目送渡船,来了又远离

小码头人车熙攘
船将载你行至彼岸
那里有花香
也有河道里淤泥的味道
只是花香不意味幸福
淤泥的味道有可能覆盖上田野的芬芳

渡船缓慢
狭长的河道窄窄瘦瘦
仿佛游走在脸颊上的脉络
沉默的低垂了头颅,只把沧桑注入
经历,把人浸透
好像醉在酒里的时光
交织结成网

城市边缘的村庄
安静却不安分
难以融合的是人的欲望
这一切都跟土地无关
躁动,立于沉默之上
想不出没有根须的种子
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

熟悉的简屋陋巷
亲切的邻居街坊
屋顶上圆筒状的铁皮烟囱
矮墙上
调皮孩子的信手涂鸦
写了一个浅浅的故事
我在故事外向里面张望

中草药

(组诗)

■ 杨剑横

金银花

藤绕篱笆翠色深,一花双色抱春心。
清热解毒堪为药,天地清凉入世尘。

蒲公英

黄花结籽舞天涯,苦味归肝解毒佳。
落地生根皆是命,随风万里亦安家。

野菊花

荒坡石缝自抽芽,金蕊凌霜性更嘉。
明目清疔消火毒,不争春色却医家。

艾叶

陌上丛生五月芳,温经逐湿散寒霜。
灸燃一缕烟如缕,草木回春济世长。

薄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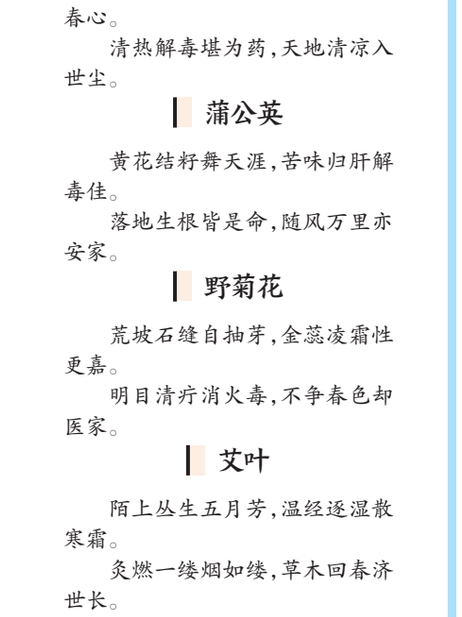
溪畔阴崖绿影斜,清凉透骨醒昏邪。
疏风解表通肝气,一叶含香化郁烦。

陈皮

橘皮陈久愈芬芳,理气和中燥湿强。
岁月沉淀成良药,人间烟火共悠长。

甘草

沙田旷野自生根,甘缓调和百药尊。
益气补中兼解毒,不争不抢守乾坤。



蒲公英。 蒙海龙 作

百家笔会

海口的秋天

□ 彭桐

苏东坡写过一句诗:“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他写的是江南的秋天。可这句话放在海口也成立——海口的橙黄橘绿,不在树上,在人心里。



海口的秋天。蒙海龙 作

海口的秋天,是不打招呼就来的。

没有落叶,更没有霜。街上的树一直绿着,街边花坛里的花也一直开着。来来去去的人还是短袖、短衫,有年轻人还在夜市上啃着冰激凌,外来旅游者照样学着本地人,进店就要碗清补凉,坐下吹着空调慢慢喝,仿佛要把时序喝到春天去。你要是不看日历,根本不知道秋天已经到了,而且快走远了。

我是从别的地方认出它的。

从雨里认出来

九月二十三日那天,海口下了几场雨,断断续续。雨停之后,我站在阳台上,觉得空气忽然不一样了——凉的、干净的,带着一点水汽的甜。

内地的秋雨是要降温的。“一场秋雨一场凉”,你得翻箱子找外套,起码得穿上长袖秋衣。海口的秋雨不这样。它只带来清爽,不带来冷,更不要说什么寒。雨后穿短袖,还是舒服的,爽爽的那种,随便走到哪,都是一种在春天里的享受,花香与土地之香带来的清新、怡人之感扑面沁心。

我后来在日记里写了一句:海南最好的季节,是从九月到次年四月。这八个月里蚊子也少了,气候像一台天然空调。人在这段时间里,是能干事、也是心情最好的。若有苏东坡般豪气的人,哪怕不在晚间望月“把酒问青天”,也会在白天神游山巅,学古人“欲与天公试比高”。

一个地方的好,往往要住上很多年才感受得出来。刚到海南那几年,我总惦记着内地的秋天——梧桐叶、银杏、天高云淡。后来才明白,海南的秋天不给你这些,它给你的是另外一样东西:它让你感觉不到季节在走,于是你也不觉得时间在催。“在海南,你是不会感觉到老的!”我常常这样对岛外来的朋友说。

从桂花里认出来

今年九月,我在杭州过了两天。

杭州的桂花初开。满觉陇,石屋洞,四五十个人围坐在两棵桂树之间,讲东坡、听东坡。

那天的桂花香,浮在院子上头。我站在树下想,同样是秋天,杭州的秋天是有味道的,是甜的,是能闻见的。海口的秋天没有味道。海口的秋天要靠身体去感受——风从皮肤上过,你才知道。

那天晚上回到住处,我在日记里写:杭州的桂花大朵大朵地盛开;明天要静下心来,多吸一吸这里的桂花香。

一个在岛上住久了的人,会对“季节”这两个字变得迟钝。你得跑到别处去,才能重新认出自己家里的秋天——那个好得如同亲人对你的好,你一般难以明显感觉得到的秋天。

从人里认出来

九月中旬,我在徐州。

徐州是苏东坡还仅有苏轼这个名字时做过知州的地方。那里的秋天是实打实的秋——云龙湖上起了风,船行在湖面,三条船并排泊着,看一场实景演出,凉意悄悄从脚底上来。

白天在苏学论坛上,我们拿着话筒叫“东坡先生”;到了夜晚的湖上,风一吹,不知谁先喊了一声“苏徐州”,一船人都跟着喊,声势有点像中原一些地方的习俗“喊秋”。这也让我想起书籍里描绘古代宫廷迎秋的景象,宋代宫廷摆放梧桐,立秋时辰一到,官员高喊“秋来了”,梧桐叶落,取“一叶知秋”报秋之意。尽管喊声很热,东坡很火,但毫无疑问那天晚上湖上的风,是凉的。那种凉,是海口的秋天给不了的。

从徐州到杭州,七百公里。从杭州回海口,两千公里。九月里我走了这三座城,一路都在别人的秋天里,直到回到岛上,才发现自己家的秋天,一直没走。

秋天到底给了什么

转眼到今年,我已五十四岁了,常自笑为“五四青年”。

这个数字平时不想,只有在体检中心的椅上、在夜班后的清晨里,才会自己浮上来。九月底的一天上午,我赶去指定医院做了单位组织的体检,做彩超的时候,医生停了一下,说有个结节,不大,定期复查。我把这句话记下了,当天晚上照常值班看版,不跟一个结节纠结。有时间得闲的话,还不如多想想跟季节有关的事。

秋天这个季节,跟中年人是有默契的。春天让人想往前冲,夏天让人烦躁,冬天让人缩起来。只有秋天,它不推你,也不拦你,它只是让你慢下来,让你把这一年经历过的东西,一件一件在脑子里摆一摆,你甚至可以若有所思地“摸一摸”。

苏东坡写过一句诗:“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他写的是江南的秋天。可这句话放在海口也成立——海口的橙黄橘绿,不在树上,在人心里。

秋天不打招呼

九月最后一天,我在会上、在饭桌上、在电话里过了一整天。晚上回家,小女儿在,她明天中午就回学校。

那天夜里我坐在客厅,窗外没有落叶的声音,没有风的声音,安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

可我知道,秋天已经来了,且是早已经来了。它来的时候不打招呼,走的时候也不打招呼。它只在你某一天忽然觉得“空气变好了”的时候,悄悄告诉你:我在。

海口的秋天就是这样。它不给你落叶,不给你霜,不给你一场能闻见的香。它给你的是相当于一年有八个月的舒适,和一个问题——

这么好的天气,你打算拿它干什么?

我想了想。我想把它用来读书、写东西、走东坡走过的路。

秋天不回答,它只是把这段时间交到我手上。转眼,冬至来敲门,可我还在秋天里。

丰子恺的猫在画里打盹

□ 叶正亚

看丰子恺的画,目光常先被人物牵走。喝茶的、下棋的、凭栏发呆的,都在画面中做着正经事。可若是把视线往边角挪一挪,往往会撞见一只猫。那猫未必总在画面中心,却叫人忘不掉。

它不捉老鼠,也不向人撒娇,多半蜷着,或者趴着,眼睛半开半合,尾巴松松地垂着,宛如在打盹。常人画猫,多画它机警与灵动;丰子恺画猫,偏偏画它“不在状态”的样子。一个画家反复画猫打盹,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味。

丰子恺写过家里的猫,写得像写人。《白象》里那只猫跳到人膝上,自顾自地“老实不客气地睡了”,一家人不忍赶它,只好坐着不动,指使人送茶送报。用丰子恺的话说,“我们是间接服侍白象”。这哪里是养猫,分明是家里多了一口不干活却理直气壮的小人儿。猫在他笔下不只是题材,不是摆设,是日子的一部分,是稳稳当当蹲在那里的陪伴。

而“打盹”这个姿态,尤其耐看。丰子恺的画向来简省,几笔勾完桌椅,几笔画出人脸,留出大片空白。猫在角落里一蜷,画面跟着松下来。看画的人目光一到猫身上,忽然也就慢了下来。那只猫不提供情节,也把看画人的视线从“看故事”引向了“看空白”。

这让我想起他写《渐》,说人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时间推着走的,一天一天、一分一秒地渐变,自己全不觉得。他讲“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说的正是这种不易察觉的推移。猫在打盹的时候,时间对它似乎不起作用。丰子恺常把猫安排在画角,未必有意为之,不过那份安然恰好与他文字里反复流露的心境相通。

他早年便爱在寻常光景里寻滋味,《山中避雨》的琴声、吃瓜子品出的闲愁,皆于细微处落笔;后来缘缘堂毁于战火,辗转逃难,笔下依旧少有高声呐喊。猫在画里打盹,也是这样。画外的喧闹,它不管;画里的人在忙什么,它也不管。它默默蜷着,用一团毛茸茸的安静,把画面的调子压下来。丰子恺未必是在借猫言志,但屡屡画下打盹的猫,想来他心里,始终为“不必时刻紧绷”留着一个位置。

我们记住丰子恺,常常记住的是他的悲悯,他的童真,他笔下那些温柔的小人物。而那只在画角打盹的猫,把这些都变得轻而暖。它恍若画里一小块留白,不声不响,竟让整幅画生出悠长的气息。他画的是猫在打盹,留给读者的,是一份从容、温和、有余味的生活。

琼岛风情

竹络小记

□ 魏有恒



竹络(lào),在海南文昌市潭牛镇一带,是指一种驱赶家禽的竹具。

制作竹络很简单。砍一条脚拇指粗的竹子,截一段约成人高的竹竿,在竹竿的一端,沿竹的纹理劈成八瓣约三十公分长的竹片,竹络就做成了。

过去村里的家禽都散养。有些家禽喜欢进入主人家里觅食,拉粪便,甚至跳上饭桌,扒翻饭食。这时候竹络就派上用场了。主人手握竹络,将有竹片的一端轻轻地敲打地面,竹片相互撞碰,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家禽立即飞一样走开。

谷子入仓前最重要的是要将谷子晒干。金灿灿的谷子铺在宽阔的地板上,那些家禽会乘着主人不备,大摇大摆地闯过来啄吃谷子……这时,村子里的竹络声伴随着人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

看护谷子这活,老家人叫“看鸡”。老家有一个笑话:一个孩子被家人派去“看鸡”。鸡过来吃谷子,他却看得津津有味。家人责怪他,孩子道:“你叫我看鸡,又不叫我赶鸡!”家人无奈,教育了他一番就干活去了。不久又有鸭和鹅过来啄吃谷子,他也看得津津有味。家人回来又骂:“真是不开窍的孩子!”孩子辩解说:“你真的没叫我赶鸭赶鹅!”这孩子在生活中找不到半个,但这个笑话人们还是不时地讲,反复地笑。

我上学时,每学期都有农忙假。我身体瘦弱干不了重活,只能在晒谷场“看鸡”。当奶奶将那支竹络递给我时,我对那简易的家伙很瞧不起,说:“侬不用竹络,用‘枪’就做得。”我握着木制玩具步枪,便到庭院里护谷子。

一群鸡“咯咯”叫着来吃谷子,我连蹦带跳地跑过去,嘴里“嘿!嘿!”地嚷,用玩具枪点它们,终于被赶跑了;一群鸭“嘎嘎”地叫着来吃谷子,我连蹦带跳地跑过去,嘴里“嘿!嘿!”地嚷,用玩具枪点它们,终于也被赶跑了。可我刚回到树荫下,一群鹅“呃呃”地又叫着来吃谷子了,我又跑过去……鸭走了鸡又来……我浑身燥热,急得学奶奶仿老鹰“啊!啊!”地叫,可家禽还是将谷子弄得乱七八糟,害得我满头大汗,脚都走痛了。这时奶奶来了,那些家禽听到奶奶和竹络的声音,拍打着翅膀逃之夭夭,再也不敢回来。几番折腾之后,我终于乖乖地从奶奶的手中接过了那支竹络……

几十年以后,每当追忆起早已走进历史的竹络,我总想起奶奶——满头银白的头发,凹陷的脸腮,身着一套蓝色大襟衫,干枯的右手握着油滑光亮的竹络,模仿着老鹰“啊——啊——”地叫着,不停地敲着竹络。竹络“哗啦啦”地响,那些家禽惊得四处散开……

四季回音

冬 酿

□ 周 洲

立冬这个节气,北方人是要吃饺子的。我在绍兴时也过了一回立冬,但没吃着饺子,倒看了一天开酿。

绍兴人酿酒,一年只等立冬这一天。自立冬到次年立春,这段日子酿的酒,叫冬酿。为什么非得立冬?天冷,杂菌活不成,酒醪不容易酸;鉴湖水也到了一年里最清瘦的时候,发甜。老一辈讲,冬天的水是“沉”过的,腥气泥沙都沉到了湖底。

酒坊院子里,几十口七石缸掀开盖,像一排张开的嘴。开酿前,在缸房角落点一炷香,拜一拜酒仙,不隆重,倒像跟老熟人打个招呼:今年又要劳烦你了。糯米头天浸下,浸足十二时辰,一捻就碎。蒸饭用大甑,柴火烧得猛,一上汽,半条街都是糯米饭的甜香。饭熟了还要淋凉水,浇到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背。这温度是替酒药里的菌种试的,太热,菌会被烫死;太凉,它又不肯醒。

酒药是农历七月里做的。辣蓼草捣烂,和上隔年的陈药粉,搓成小丸子,比算盘珠子大不了多少,晾在竹匾里。这么个不起眼的丸子里,睡着无数的菌种,一睡三四个月,等糯米饭落缸、鉴湖水浇下,才一齐醒转,吃饭、喘气、发热,把酒一点点做出来。酿酒酿酒,人做一半,菌做一半。

拌曲落缸在下午。麦曲撒下,师傅们光着膀子用木耙翻匀,最后在糯米饭当中掏出一个“窝”,这叫“搭窝”,盖缸盖,围草囤。剩下的,就是等。

等,也不是干等。作坊里有位陈师傅,六十来岁,人称“酒头脑”。冬酿三个月,他睡在作坊里,一夜起来三四回。落缸后头两天最要紧,叫“开耙”:每隔四个来钟头,把木耙探进缸里搅,散热、透气。缸里温度说升就升,升过了头,一缸酒就毁了。他主要靠手背贴缸壁,把耳朵凑到缸沿听。我学着听了一回,里头咕嘟咕嘟,像粥开了锅,又像人睡沉了的鼻息。一缸酒的命,就在这一听一摸之间。

酒在缸里待九十多天,自己翻腾、冒泡、唱着谁也听不懂的歌,人反倒安静,到时候给它翻一耙就是。立冬后天地都在藏:藏粮、藏菜,柴垛堆到屋檐高,而酒坊藏的是一缸缸酒。立春酒熟,压榨、煎酒,泥头封坛,下窖少说三年。

临走时,陈师傅舀了一盅新滤的酒给我。色浅、微浑,有点甜,劲却不小,下肚一直暖到胃里。他说:“酒比人有耐心。”我想也是。糯米在等,水在等,菌在等,人也在等。等雪落,等河开,等一缸酒把立冬那点日头,慢慢酿成春天的味道。

生活记事

沉香不语

□ 江 河

沉香气味,是慢。

慢到不像气味,倒像一段拉长暮色。你凑近闻,它若有若无;你转身做别的事,它反倒悄悄跟上来,缠在袖口、发梢,怎么掸也掸不掉。

我初识沉香,是在一位制香人那里。他作坊藏在一座老城深巷中,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泛光。推开门,迎面撞上一股气息——不冲、不烈,像一潭静水,你投下一颗石子,涟漪一圈一圈荡开,荡到极远处才消失。制香人姓陈,正对着一截黑褐色木头,用一把极细刀剔着什么。那木头貌不惊人,表皮粗糙皲裂,像老人手上茧。

“这就是沉香?”我问。

他点头,并不抬头。刀刃在木头上行走,极慢,像在给一件旧物擦灰。渐渐地,那股气味更清晰,凝成一缕线,细细、韧韧,直往鼻腔里钻。那味道里藏着东西——有雨后泥泞,有山涧凉意,有某棵大树在雷电中折断时一声闷响。我忽然明白,沉香气味之所以慢,是因为它身上背着一棵树的一生。

制香人告诉我,沉香并非天生香木。一棵树受了伤——雷击、虫蛀、斧斫,伤口处渗出树脂,经年累月,与某种真菌结合,慢慢醇化,才结成这黑褐色香脂。“没有伤树,出不了沉香。”他说这话时,语气平淡,可他手里刀,却在那道陈旧疤上流连更久了。

我想起祖母那串沉香念珠。珠子不大,颜色暗沉,被摩挲得油润发亮。祖母在世时,每逢夏夜乘凉,我躺她怀里,闻到那股淡淡香气,便觉得蚊虫远了些,夜也深了些。我问过她,这珠子怎么不香?她用指头刮一下珠面,凑到我鼻尖——那一瞬,香气忽然醒了。“沉香不闹。”她说,“你要请它,它才肯出来。”

沉香气味,从来不是白白给你。它要先经过一道裂口,再经过漫长沉默,最后还要有人耐心去唤醒。那些浮躁人是闻不到沉香——他们只闻得到喷薄而出的香气,闻不到木头骨子里藏着、像眼泪一样慢慢渗出来的味道。而沉香从来不急,它在伤口里等,等十年,等五十年,等一个懂得慢下来的人。

制香人将剔下沉香屑收集起来,装进一只粗陶罐里。他说这些碎屑可以熏、可以泡、可以佩戴,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就让它们静静待在罐中——罐子本身就会慢慢变香,像一个人经历世事之后,身上自然带出一种沉静气息。我捧起那只罐子,贴着脸颊,感觉到微微温,像是木头在呼吸,又像是伤口在愈合。

离开时候,巷子里暮色已经浓了。我回头望去,制香人的灯亮着,昏黄一小簇光,从木门缝隙里漏出来。那股沉香气味,不知何时已经跟到巷口。我忽然觉得,这气味里有种固执东西——它不在意你记不记得它,它只在意自己有没有把那段被雷劈过的岁月,完整交给你。

沉香如木。而木,本是时间骨头。那些被伤过、被埋没、被沉默封存多年骨头,终于在某个黄昏,对着一盏孤灯,轻轻、慢慢,吐出自己一生。

地址:(570206)海口市南沙路69号 电话:66829805 广告部:66829818 传真:66826622 广告许可证:海工商广字第008号 发行部:66660806 海口日报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电话:66829788 定价:1.5元